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張宗傳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

續漢

書曰鄉佐主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

佐鄉收稅賦

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
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
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栒邑
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
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
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

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簞方曰笥

宗獨

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
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

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
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
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
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
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
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
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胛胛背上又轉攻諸營保
為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為京

輔都尉

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

也

○劉攽曰按武帝置三輔都尉此注下文又有各字明脫左右輔三字

將突騎與征西大

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

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羣起宗

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

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

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羣

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

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傳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

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

法章齊湣王子也法章子建立為秦所滅見史記

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

續漢志曰郡皆置諸

曹掾史功曹史主選功勞也

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

平氏

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

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

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

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

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

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

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棣州縣是也轉

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燒宮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

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冠

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黨衆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

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雄為青州刺史與

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乞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為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

史記范蠡之辭

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

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

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

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

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

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

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

東狼谷中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羨音夷

又有雲夢藪澤

雲夢澤今在安州

永初

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

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

至化之世猛獸不擾

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為畜龍以為畜故魚鱗不愆鳳以為畜故

鳥不獮麟以為畜故
獸不狘是不擾之也
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

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

檻謂捕獸

之機也穽謂穽地陷獸也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

豐稔稔熟也初平中卒官子真在逸人傳

滕撫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

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

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

以外有迺故安范陽良鄉北新城方城六縣使撫兼領之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

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

磐牙謂相

連結

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

歷陽

今和州縣

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

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為賊所殺又陰陵

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

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築營於當塗

山中

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

乃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

合肥

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

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眾數千人

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
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
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
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
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衆攻燒東
城縣東城縣故城在今
豪州定遠縣東南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
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
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

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為左馮翊除一子為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勢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馮緄傳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音古本反

少學

春秋司馬兵法

謝承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

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號曰司馬穰苴也

父煥安帝時為

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

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

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

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

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

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

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緄由是知名
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為
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
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後
鮮卑寇邊以緄為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

弭止也

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
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
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

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
肅並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

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

猾亂也夏華夏也攝持也書曰

蠻夷猾夏

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

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

六師猶六軍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也

前代陳湯馮傳之徒以寡擊衆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矯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于傳首長安懸於藁街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客到伊修城時莎車王萬年殺漢使者子

明乃以節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為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

闕 鄧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興數

不從命牂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興從邑君數十人見立立數責因斷興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者陳立又非陳湯馮傅此蓋泛論誅戮戎夷耳 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

軍所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寘顏山斬首九千級去病斬首七萬餘級次封狼居

胥山迺還也 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

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御也淮南

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將答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

已命有

司祖于國門

祖道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九門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國門也

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闕門也

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敷敦淮

濱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

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王乃進其虎猛

之臣謂方叔召虎之類也虓虎怒聲也水涯曰濱敷布也醜象也仍因也言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衆虜

引詩戒緄令其勉也

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

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

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

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

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為

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侵暴諸侯驅人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

故樂羊陳

功文侯示以謗書

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

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筐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

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

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

營道今道州縣也

進擊武陵蠻

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

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申郎應奉薦

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
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
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儁奏議以為罪無正
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
賊復發策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
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山陽太守
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
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

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為廷尉卒於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

步之術

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

拜降虜校尉終於家

謝承書曰

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

度尚傳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

所推舉

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積文尚書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

積

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

除上虞長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

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

吏人謂之神明

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雋恒歎述之以為有不凡之

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竒尚有知人之鑒

遷文安令

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

遇

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

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竒之延熹五年長沙零

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

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

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

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

益陽縣名在益水之

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

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

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為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

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
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
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
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
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
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
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
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

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尚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

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

深林遠藪推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

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椎

獨髻也音直追反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島夷卉服

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

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

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

烏程今湖州縣

遷太山都

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

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以尚為荊州刺史尚

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為已負乃偽上言蒼梧賊入

荆州界於是徵交趾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
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
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
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
殄渠帥餘燼烏竄冒遁還奔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

怖畏罪戾

戾亦罪也

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

爪牙以猛

獸為喻言為國之捍衛也
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也

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

有虛實

○劉攽曰案文大當作夫

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

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傳尚
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
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
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
於廬江太守尚後為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
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

楊璇傳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

武征伐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
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
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
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
孝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
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
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即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繫布索
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設弓弩尅共會戰○劉攽曰紫已言會戰何用共

字蓋本是期字誤
作其遂轉作共也

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
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
鈺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
境以清梟懸也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
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
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
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
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

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滯橫緣隙而生剽人盜

邑者不闕時月闕息也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

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

郊奔命首尾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奔命謂有命即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

罷於奔命也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功宣布也尚書曰宣力

四方禮記曰以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

勞定國則祀之

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孔子曰：「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矣。」
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

贊曰：張宗禪禹啟殿後，拒殿音丁反江淮，海岱虔劉寇阻。

虔劉皆殺也

其誰清之？雄尚緄撫璇，能用譎亦云振旅。

後漢書卷六十八

後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法雄傳初平中卒官○臣人龍按自安帝永初三年已

酉至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凡八十餘年前稱三年徵
為青州刺史此云初平當是元初之誤

滕撫傳磐牙連歲○牙字是乎字之誤

築營於當塗山中注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刊誤
補遺曰按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宣之
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之有

度尚傳寇益陽注益陽縣名在益水之陽○臣會汾按

在益水之陽此前書音義中語也監本在字下加今字無義理去之

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烏語之人置于縣下注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諸本同臣

會汾

按宣城屬丹陽郡其地自春秋以後久隸中土雖有山谿而非阻絕安得有深林遠藪椎髻烏語之人此傳宣字當作安安城為長沙屬邑與辰沅相近

苗獠雜處盜賊時作故抗徐制之使不得逞也且詳
上下文義前序荊州攻桂陽零陵而度尚與長沙太
守抗徐擊破之此追序抗徐為安城長已能約束羣
盜繼又擊破公孫舉等後乃接云及在長沙宿賊皆
平以見前為邑宰後為郡守皆在長沙累著成績也
章懷見上文有鄉邦稱其膽智語遂以試守邑長亦
係丹陽且舉島夷卉服以實鳥語不知禹貢冀州之
島夷與丹陽郡絕不相涉

史臣論景風之賞未甄注景風至則行賞○風字監本

訛昌

臣會汾

按易通卦驗春秋攷異郵並有此語漢

唐人經疏中常引之今改正

後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

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鐘

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

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言樂之所貴者

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然

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

不可廢

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為不孝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為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甘旨

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

遁失也言盛飾鐘簋之器而調忘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

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

不義而崇養更為親

憂是孝之累也

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

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

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

恥祿親也

干求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恥也

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

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

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

令

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

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

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

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

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

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

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

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時汝南薛苞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苞分出之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

猶頓

廢也

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

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

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

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

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

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

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

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

行事著于篇

自此已上並華嶠之詞也

劉平傳

王望

王扶附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王

莽時為郡吏守菑丘長

菑丘縣屬彭城國

政教大行其後每屬

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

烹

○劉敞曰案文少一之字

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

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

食音飼下同

因涕泣賊見其

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

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裏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

闕拜全椒長

全椒縣屬九江郡也

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

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

所或作何

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免顯宗初尚

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

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
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
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
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

恁字君大見黃憲傳恁音人甚反

在位八

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
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
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

○劉攽曰案廩倉廩也稟給穀也明此當作稟

為作褐衣

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為短褐

事

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

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

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劉攽曰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案文當作義之春秋之義它處可用此據上下文則不安也

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

掖今萊州縣

少修節行客居琅邪不其

縣所止聚落化其德

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

國相張宗謁請不

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

○劉攽曰案文當作

固以病不起

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

言

恂恂恭順之貌

然性沈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

臨邑侯劉復

復光武兄伯升之孫北海王興之子也

著漢德頌盛稱扶為

名臣云

趙孝傳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

蘄音幾

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

軍

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

任孝為郎每告歸嘗白衣步擔嘗從

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

洒待之

素聞孝高名故以為長者客也洒與灑通音所買反

孝既至不自名

不稱名也

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

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

及天下亂人

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
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
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
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
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
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

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
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
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
拜禮兩子為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
母因遇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
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哺哺食之也琳自縛請先季死
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
邪魏譚少間者時亦為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

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

長公

夷姓也

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

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

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譚永平中為主

家令

公主家令

又齊國兒萌子明

兒音五兮反

梁郡車成子威二

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

亦哀而兩釋焉

淳于恭傳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

淳于縣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淳于國

也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

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為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

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
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

黔陬山遂數十年

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也

建初元年

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為
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
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
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
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為太子舍人

江革傳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愿謹也款誠也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以比之猶今貌閱也革以母老不欲

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

孝

巨大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揚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稠人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

太守

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為吏永平初舉孝廉為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

及進拜恒目禮焉

獨視之也

時有疾不會輒大官送醪膳恩

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

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

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

帝聞而益善之

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

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

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

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

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

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

如有不幸

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傳

子愷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為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

篡位廢為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

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

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

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母稱太夫人

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

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

志修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為身寄絕域死生未

必必或作分也

不宜苦精若此數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

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

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

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

杼秋縣屬梁國
杼音是與反

十九

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東修至行

為諸侯師

東修謂謹
東修潔也

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緡錢百萬緡

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

留為侍祠侯永平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

居巢縣
屬廬江

郡也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

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

吾事從至南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

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與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

肺腑居之

肺腑天子之親屬也

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

帝嘗欲置常平倉

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之以利

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之名曰常平倉

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常平倉

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

謂農者不得商賈也

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

汜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

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

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

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

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

華嶠書曰
奪作脫也

肅宗即位以

為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賄贈及賜
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
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
重嗣憲兄愷

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

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

假借也

愷猶

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

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

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

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原本也懼繩政也

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玄成字少

翁韋賢薨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見前書也近有陵

陽侯丁鴻鄙侯鄧彪鴻讓國於弟盛和帝時為司徒彪讓國於弟荆鳳明帝時為太尉鄙

音盲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

仰前修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蹇吾法夫前修宜

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
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
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宗善成人之美其聽
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稍遷
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
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
章為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
引正辭氣高雅永初六年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二年代

夏勤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

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

也前書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

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

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皆不復先請即獨解

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二府

即馬英李郃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

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

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

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寵尚書陳忠

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

前書音義曰泰階者

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嶽

股肱元

首鼎足居職

易曰鼎折足覆餗餗鼎足三公之象

協和陰陽調訓五品

五品

五常之教也三公變理陰陽敬敷五教也

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

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

尚書納舜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暴風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也

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

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伋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

空佞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佞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
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
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

之氣

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怨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

有仲尼孟軻之德也

頻歷二司舉動得禮

二司謂為司徒司空

以疾致仕側

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

景慕以為法式

海內歸

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

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徵詣公車復為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

明帝時為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為太尉後策免十五年復為司徒誠宜簡練卓異以厭眾望書奏詔引愷拜太

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

其子二世謂父子俱禁錮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

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襄廷尉張皓議依光比類

也以邠類叔孫光亦錮及子也比音庇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

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畔也曷為不

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

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
子孫故君子為其諱也

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今尚

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
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
意亦不殊但與
今尚書不同耳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

善人

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劉放曰如令使臧吏案文多一如字

非先王詳刑之

意也

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

有詔太尉議是視

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

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

匹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

出納為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

受上言宣於下納
謂聽下言傳於上

桓帝時為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
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下獄當死茂與
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
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為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傳

蔡順附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變之宗也

變自
有傳

祖父業

建武初為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
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

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

韓詩曰汝墳辭家也

其卒章曰魴魚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頹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

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

乃

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之賈山上書曰布衣

韋帶之士也

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

陽夏屬淮

南郡重合屬勃海郡

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

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冢側教授門徒常千

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

留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

留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也

堯聘之練食雲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曰子適有勞憂之病方且療之未暇理天下也莊子作支伯

吾親以沒矣從物

何為遂不應

物猶事也

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

講論終日

歲朝歲旦

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

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

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之室又入其奧死之象也

既

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

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

斂形謂衣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為埏

道也濯衣浣衣也不更新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
制幅巾不加冠也封音窆

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

終學者以為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并桔槔杓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

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卒音干母望順不還

乃噬其指也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

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

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

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園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趙咨傳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

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

父暢為

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豨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

蕃大將軍竇武為官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

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

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

舉高第累遷敦

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

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

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

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

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

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

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暉咨之故孝廉

也

咨為敦煌太守
時薦暉為孝廉

迎路謁候咨不為留暉送至亭次望

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

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

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

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

○劉攽曰案抗
無義當是被字

將終告其

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

棺中置土以
藉其屍也

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胤曰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

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太始天地之初也

言人既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端際者也

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

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易繫辭之文也棺

椁之造自黃帝始

劉向日棺椁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椁蓋至殷而加飾

爰

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

加焉

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壘周殷人棺椁音即七反

周室

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翬之飾

禮記曰周人牆置翬盧植曰牆載棺車箱

也三禮圖曰翬以竹為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

表以

旌銘之儀

禮記曰銘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劉攽曰表以旌銘之儀案旌銘合

作銘招復舍斂之禮

招復謂招魂復魄也舍以玉珠寶

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穀梁傳曰貝玉曰舍禮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也

殯葬宅兆之期

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二日而殯踰月而葬宅兆葬之塋域也 **棺槨**

周重之制 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玄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君松槨大

夫栢槨士雜木槨注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 **衣衾稱襲之數**

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

士三稱小斂尊卑同十九稱大斂天子百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複具曰稱

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

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 戰國當春秋時

也積陵謂積廢陵遲 **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 隧謂掘地為埏

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懸柩故請之也左傳晉文公朝于襄王請隧不許

秦伯殉葬

左傳秦伯任好

卒任好秦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殉葬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也

陳大夫設參

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

宋司馬桓魋也自為石椁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

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見禮記

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

淫邪之法國貨靡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

土伎巧費於窀穸

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役徒七十餘萬

人下錮三泉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莫不畢備令匠作弩矢有所穿近夫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以人魚為膏燭事見史記○劉歆曰注人魚為膏燭案文膏當在為字上自生民以來厚

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

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自

衛反魯又定之也

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

禦止也言猶不能止其奢侈墨

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之山滿坎無窆舜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

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

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

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

替廢也

豈云聖

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

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以為孝愷豐貲重祿以

昭惻隱

穀梁傳曰衣衾曰祔音遂

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

從

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

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

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况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

同即會

謂呂望為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比五代皆反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

時乖則

別

謂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

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

王孫者楊王孫

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前書

墨夷露

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

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見孟子

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没

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

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鴻後出關適吳及

卒葬於吳要離冢傍

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

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

薄微也

上同古人下

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

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

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歸即葬

歸到東郡也

平地無墳勿

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

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

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

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細
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
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劉子脩不忍父
歿曰朱祗紫一傳中祗祗不同當從一

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祗建譬以顧命譬曉也於是奉行

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

讀遂承家祿伯豫遂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

周能感親嗇神養福感恩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嗇神養福謂不應辟召以

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

後漢書卷六十九

後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劉平傳楚郡彭城人也○諸本同

臣會汾

按彭城屬楚

國至後漢章帝改楚國為彭城國則兩漢並無楚郡之名疑此二字後人妄增也

承宮郇恁○郇字一本作荀

趙孝傳並得俱免○俱字疑衍

江革傳莫不必給○諸本同必當作畢

劉般傳皆使與奪田同罪注華嶠書曰奪作脫也○諸

本同 臣會汾

按曰字衍當去脫應改攷

劉般子愷繩以循常之法注繩政也○諸本同

臣會汾

按政當作正

景化前修有伯夷之節○

臣人龍

按景化宋本作景仰

何焯云景仰之誤始此景伯經師也豈范氏妄竄耶

張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

臣會汾

按其字衍當去

後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七十
上下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江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七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為下卷

班彪傳

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

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

廣平郡今洺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彪性沈

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
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
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
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
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
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

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

外家謂王鳳
王商等並輔

政領尚
書事也

哀平短祚國嗣三絕

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
五年故曰短祚成哀平俱

無子是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成

三絕也威權借于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于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是以即真之後天下

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

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方今雄傑帶州

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

知矣噐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

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

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彪既

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
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
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
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
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
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
徐令以病免

司隸舉為茂才也
徐縣屬臨淮郡

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

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

太初武帝年號

後好事者頗或

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

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衛禧

少孫史孝山之徒也

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

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

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見于史籍者夏太

史終古殷太史向摯周太史儋也見呂氏春秋

暨於諸侯國自有史

左傳魯季孫召外史

掌惡臣衛史華龍滑曰我

故孟子曰楚之檇杙晉之乘

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乘者興于田賦乘馬之事檇杙者

二始舉四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定哀之間魯定公魯
為名其記事一也見趙岐孟子注

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

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擣杙之事遂闕

不行于時為闕也其書今亡

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
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
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
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
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

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于此年也作本

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亡

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傳靳列傳遷之所記從漢元

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

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

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曰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為薄五經也序

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輒弱歲時無以祭祀飲

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道游俠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語仁義亦足羞也

則賤守節而貴俗功

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

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孤于世豈若卑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此其大

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

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

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

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

幾矣

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

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

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

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

涉而黜淮南衡山

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于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者為世家淮

南衡山漢室之王肩當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

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

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

刊削也謂削落繁蕪

仍有不盡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

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

也

史記衛青者平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

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

齊其文不為世家惟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

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王況府

王音肅

時東宮初建

諸王國並開

建武二十三年王況為司徒十九年建明帝為太子十七年封諸王

而官屬

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

見論

語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于齊不

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于楚不能

無楚言也賈誼上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

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太公史佚入則太顛閔

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左傳曰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

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

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左傳衛大夫石碚諫衛莊公之

辭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詩大

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子子謂成王也漢興太

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時鼂錯為博士上言曰人主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

術數也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
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善之拜錯為太子家令賈

誼教梁王以詩書

賈誼為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及

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

保訓東宮以下

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僑等之太子宮娛侍太子

朝夕讀誦蕭望之為太傅周堪為少傅並見前書

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

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

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

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

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
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媿黷廣其敬也

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箱省視膳食以
法制勅太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

明不媿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人秩
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徵巡

書奏帝納之後

察司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

察舉也司徒廉為廉

建武三十年

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

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

論語孔子

曰可謂仁之方鄭
注云方猶道也

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

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

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言彪

當中興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為耻何
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

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

九流謂道儒墨名
法陰陽農術縱橫

所學無常師

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

儒以此慕之

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
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永平初東

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

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奏記于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

將

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

驃號

騎將軍也

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

惟蒼

與周公二人而已

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司馬相如喻蜀之辭

固幸得生于清明

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螳竊觀國政

螻螳謂細微也

誠羨

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

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

也公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世事服膺六藝白黑

簡心求善無厭

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于目左傳曰求善不厭也

採擇狂

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

負薪賤人也三畧曰負薪之語廊廟之言也

竊見幕

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

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

爭蹄之急遽也

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

舜舉臯陶湯舉伊尹

令

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

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明宣於當

世遺烈著于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

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

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恣心之所為皆

關合於法則

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

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鄭玄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于清廟為光輝也爾雅曰髮俊也美士為彥

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

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

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

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

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

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

焉

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

宜令考績以叅萬事京兆督

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

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

有杞梁一介之死

說苑曰趙簡子將于西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

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華周進關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

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

卞嚴卞莊子也新序曰卞

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文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于

將軍曰初獨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歿矣請塞責
遂赴敵而鬪獲甲首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
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論語孔子
曰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涼州冠蓋未

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

己

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
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宜及府開以

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

固集殷
作殷

達學洽聞才能絕倫

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

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

秋猶

時也論語孔子曰
山梁雌雉時哉

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

離被也斷趾
則足也事見

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

屈原字靈均納忠于楚終不見信自沈于汨羅之水而死而

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

微之明信日昃之聽

信音申

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

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名

見其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

校書部

前書固叙傳曰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

除蘭臺令史

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

秩百石掌書劾奏

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

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

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

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

史臣

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

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

之末廁於秦項之列

史記起自黃帝漢最居其末也

太初以後闕而不

錄故探撰前紀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

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

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

二代也并王莽合二百三十年

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

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

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

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

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脩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

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

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

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並以諷諭為主也

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

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

都主人曰

中興都洛陽故以東都為主而謂西都為賓也

蓋聞皇漢之初經營

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

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

皇大也尚書曰厥既得吉卜則經營高祖五年婁敬說上

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為有意都河洛矣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即日西都關中此為輟而弗康也輟止也康安也

主

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

廣雅曰攄舒也

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

州實曰長安

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

左據函谷二嶠之阻

表以泰華終南之山

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嶠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

所避風雨故曰二嶠太華山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太華終南山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終

南周之名山中南也

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褒斜

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在今梁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洪大也

華實之毛則九州之

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

華實之毛謂草木也左傳曰食土之

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
闕禁也揚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為防禦與深也言

秦地險固為天下深與之區域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前書音義曰

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明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
下為六合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謂周秦漢並都

也之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龍興

喻盛疆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易曰虎視眈眈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

之靈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于東井又

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與天授圖地出道子張兵鈐劉季起東井秦之分野明漢當代秦都關中奉春

建策留侯演成奉春君婁敬也春者四時之始婁敬亦

始建遷都之策故以號焉留侯張良也

蒼頡篇曰演者引也

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

謂天

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婁敬等進說也皇明謂高祖也西顧謂入關也詩云乃眷西顧

於是睎秦嶺

賊北阜挾鄠霸據龍首

睎望也音希賊視也音蛾秦嶺在今藍田東南北阜即今三原

縣北有高阜東西橫亘者是也鄠水出鄠縣南山豐谷霸水出藍田谷三秦記曰龍首山六十里頭入渭水尾

達樊川在傍曰挾在上曰據也

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

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

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為十二代也

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

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金城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預注左傳云方

丈為堵三堵為雉字林曰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
方九里旁三門每門為大路故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
司門若今城門校尉
主王城十二門也
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

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

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字林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且
千言多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

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隧列肆道
也鄭玄注禮記曰廛市邸舍也

於是既庶且富娛樂

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

姬姜

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詩

小雅曰彼都人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曰都五方謂四
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三方雜錯鄭玄注周禮曰肆

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

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

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鶩乎其中

豪俊游俠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

原嘗謂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並招致賓客名高天下也

若乃

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

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游

謂周沅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並徙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蒼頡篇曰黻綬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豪右富賢吏二千石故多英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云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也韋賢平當魏相王嘉並

平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為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為大司馬朱博為司空並杜陵人平晏為司徒韋賢為大司馬並平陵人也

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選充奉

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

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

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三等之人謂徒吏二千石及高貴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見前書自元帝已後不選故唯七焉爾雅曰觀指示也選或為徒義亦通

封畿之內

厥土千里連犖諸夏兼其所有

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連犖猶超絕

也連音卓犖音呂角反諸夏謂中國也

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

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

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

去三河之地止灞澹之西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范子計然曰玉出藍田商及上洛皆縣名隈山曲也濱猶近也鄠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爾雅云麓山足也

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

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

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

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肥美有山林竹樹蔬食果實之饒今南山亦有之與巴蜀相類故曰近蜀爾雅曰邑外

曰郊郊外曰野其陰則冠以九峻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

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

陰謂北也九峻

山尤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山在雲陽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先宮漢又起甘泉宮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淵作甘泉頌揚子雲作甘泉賦故云淵雲頌歎

下有鄭白之沃衣食

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

雨荷雷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荼

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為

渠傍北山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頃因名曰渠起後舉雷為雲決渠為兩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為封限也音丁兮反廣雅曰塍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塍田畦也音繩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如龍鱗之五色也五穀黍稷菽麥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荼茂盛也音芬
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

淮湖與海通波

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傍決也前書武帝穿漕渠通渭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

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

西郊則有上園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

蜀漢繚以周墻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

沼往往而在

上園謂上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于山為麓鄭玄注周禮曰澤無水曰藪繚猶繞也

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平樂

池通白鹿原詩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

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

宣帝詔曰

九真郡獻奇獸晉灼漢書注云駒形麟色牛角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

貢生犀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條枝與安息接
武帝時安息國發使來獻之又曰崑崙山高二千五百
里並見
前書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

正位放泰紫之圓方

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揚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

作合放象也太紫謂太微紫宮也劉向七畧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術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微方而紫宮圓也樹中天

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竒抗應龍之虹梁

列芬橈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

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

前書蕭何作東闕北闕豐大也冠山謂在山之上也埤蒼曰瑰瑋珍竒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

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禁復屋之棟椽椽也翼屋雕玉之四阿也荷負也驪舉也爾雅曰棟謂之椽音浮雕玉

瑱以居楹栽金壁以飾璫發五色之渥采光燭朗以景

彰廣雅曰瑱磧也音田瑱與瑱通楹柱也雕玉為磧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棟壁璫韋昭注曰璫棟頭也渥

光潤也燭音豔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闔洞開

列鍾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

而啟扉摯虞決疑要注曰城者為階級平者以文博相亞次也城亦作城言階級勒城然音七則反王

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小

者謂之闈簾以懸鍾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金人十二置宮中端闈宮正門也三輔黃

圖曰秦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因也衡橫也闕門限○劉攽曰注城亦作城案文當云亦作城言城字有

作城者也下又云城言階級勒城是解城義耳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閣館

煥若列星紫宮是環徇猶繞也崇高也開音閑煥明也

宮也環協韻音宦 清涼宣溫神僊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

字若茲不可殫論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溫殿中溫室殿金華殿大玉堂殿中白

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彈盡也 增槃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

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增重也槃屈也業峨高也業音五脫反峨音我詭異

也茵褥也駕人曰輦 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

處常寧蔭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

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前書曰班婕妤好居增成舍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闕名長安有披香殿鴛鴦殿飛翔殿餘未詳昭陽特盛隆乎

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

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

懸黎垂棘夜光在焉

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襄纏也音於業反綸糾青絲綬

也綸或作編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云隨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傅之後蛇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珠說文曰釭韋鐵也音江又音工謂以黃金為釭其中銜璧納之于壁帶為行列歷歷如錢也前書曰昭陽

殿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玉璧明珠翠羽飾之異
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雉曰翡翠而雌曰翠其羽可
以飾幃帳韻集曰火齊珠也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
梁有懸黎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言
懸黎垂棘之玉
於是玄墀釳切玉階彤庭硤碱采緻琳
並夜有光輝也

琅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

前書曰昭陽殿中庭彤朱
而殿上棘漆棘音休漆黑

故曰玄墀殿上地也又曰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釳
音口硤碱琳珉並石次玉者硤音而克反碱音戚綵綴
其文理密也青熒其光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
植玉樹葺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淮南子曰崑崙山有
碧樹在其北高誘注云碧青石也謂以
珠玉假為樹而植之於殿曲阿曲也

紅羅颯纒綺組

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

薛綜注西京賦曰颯纒長袖
貌颯音素合反纒音山綺反

綺文繒也組綬也縮紛盛貌燭照也言精彩華飾照曜也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也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

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

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凡十

四等有昭儀婕妤嬪娥嫔俗華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是為十三等又有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秩祿同共為一等各十四位也窈窕幽閑也繁華美麗也百數謂以百而數之也

左右

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

蕭何曹參並沛人魏

相字弱翁濟陰人邴言字少卿魯國人並為丞相

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

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

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司馬相如曰垂統理

順易繼也統業也禮記曰保者慎其身以輔翼之愷樂也涕易也揚雄長楊賦曰今朝廷出愷涕行簡易王褒四子講德論曰秦之處位任政者並施毒螫前書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而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又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邴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于禮讓也故令斯人揚和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

著於祖宗膏澤洽於黎庶

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前書曰

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祖宗謂高祖中宗也又有天

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

藝稽合乎同異

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並閣名在未央宮北以閣祕書諄誨謂殷勤教告也詩

大雅曰誨爾諄諄鄭玄注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諄音之純反六莛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稽考也前書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令蕭望之平奏其議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

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秘

文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秘文秘書也孝經鉤命決曰丘授秘文也周以鈞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

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庶孝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鈞陳紫官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

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即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弘為下第

是也言百郡舉全數前書又曰興廉舉孝虎賁贅衣闔尹闔寺陞戟百重各

有攸司

虎賁宿衛之臣贄衣主衣之官贄綴也音之銳反尚書曰綴衣虎賁閹尹閹寺並宦官周禮有

閹人寺人陸執戟于陞也百重言多也攸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伺

周廬千列徽道綺錯

廬謂宿衛之廬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徽道徽廵之道綺錯交錯也前書曰中尉

掌徽廵京師也

輦路經營脩涂飛閣

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

自

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絙長樂陵登道而超西墉

混建章而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栝棧而棲金雀

未央宮在

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也登陞級也音丁鄧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壁門之屬說文曰栝棧殿堂上最高之處也栝音孤棧音

力登反其上棲金雀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即金雀也○劉攽曰注鳳闕門案文多一門字

內則別風之嶢嶢眇麗巧而竦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

陰陽以開闔

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闕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嶢嶢高也嶢音焦嶢音堯

堯前書曰建章宮庭為千門萬戶闔謂之陰闕謂之陽易曰闔戶謂之坤開戶謂之乾

爾乃正殿

崔巍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馭娑洞杗詣與

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

正殿即前殿也層重也臨乎未央言

高之極也闕中記建章宮有駘盪馭娑杗詣殿天梁亦宮名也駘音殆盪音蕩馭音素合反娑音素可反杗音烏計反爾雅曰蓋戴覆也反宇謂飛檐上反也激日謂日激入于殿內也

神明鬱其特起遂

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回帶於芬楣雖輕信

與僂狡猶愕胎而不敢階

神明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

數三分有二為太半說文曰芬棟也爾雅曰楣謂之梁郭璞云門戶上橫梁也方言曰僂輕也音匹妙反鄭玄

注禮記曰狡疾也字書曰愕驚也音丑吏反攀井幹而未半目

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恍恍以

失度巡回涂而下低

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蒼頡篇

曰眴視不明也音眩櫺檻樓上欄楯也櫺音零稽留也

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

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窳而不見陽

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

甬道飛閣複道也廣雅曰窈窱深也香與窈通窈音宅鳥反陽明也既創前之登望乃下巡于複道宮宇深邃

又不見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

飛閣閣上門也王逸注楚辭曰洋洋無所歸貌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

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蔣蔣濫瀛洲與方壺蓬萊

起乎中央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義曰唐庭也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

象海中神山湯湯汎貌也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海中有神山一曰岱輿

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

崒金石崢嶸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崢嶸高峻也崔音阻回

反萃音才律反崢
音仕耕反嶸音宏
抗僂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

璫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

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露
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

章宮承露盤高二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
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軼過也埃璫塵也鮮

深也說文曰
顥白貌音皓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

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僂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

丕大

也誕欺也前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上上拜為文
成將軍言于上曰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
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
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樂大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言
曰臣常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乃拜為五利將軍
刑法也列僂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

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

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

大武謂大陳武

事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也

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

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

荊州江湘

之地其俗習于捕鳥故使起之梁野巴漢之人其俗習于逐獸故使其人驅之闐音田聚音才諭反

水衡

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

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

山澤之官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大將軍營

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

罟罔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市

星羅雲布

鄭玄注禮記曰獸罟曰罟音浮絃罟之網

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

羣臣披飛廉入苑門

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于乘輿天子車駕有大

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執金吾奉引侍中駙乘飛廉館名也武

帝所作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于館上作之因以名焉○劉

放曰乘鑾輿案注所解遂繞艷鎬歷上蘭六師發胃百乘輿之義則多此鑾字

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

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

鄴文王所都在鄆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黃

圖云上林苑有上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駭殫言驚懼也震震爚爚奔走之貌爚音

躍塗汚也反覆猶傾動也車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傾
 動踈踐也音汝九反躡躡也音力刃反拗猶抑也音於
 少反言且抑六師
 之怒而少停也
 爾乃期門飲飛列刃鑕鏃要趺追蹤

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

必疊雙颯颯紛紛增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前書曰武

帝與北地良家子期于殿門故號期門又曰募伙飛射
 士音義伙飛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為伙飛官有一令
 九丞在上林中紡增繳弋危雁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
 篇曰攢聚也鑽與攢通爾雅曰金鏃剪羽謂之鏃音侯
 廣雅曰跌奔也音法機弩牙也說文曰猗偏引也音居
 綺反颯颯紛紛衆多也說文曰颯古颯字鄭玄注周禮
 曰結繳于矢謂
 之增增高也
 平原赤勇士厲猿狖失木豺狼懾竄郭璞

注山海經曰猿似猴而大臂長使捷色黑蒼頡書曰狢似狸音以救反淮南子曰狻狨顛蹙而失木枝懾懼也

音之葉反竄走也
協韻音七外反

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

狂兕觸蹙

潛深也穢謂榛蕪之林虎兕之所居也爾雅曰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廣雅曰

蹙跳也音居衛反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倚標狡捭猛噬脫角挫

脰徒搏獨殺

許少秦成並未詳標狡獸之輕捷者說文曰搯捉也音厄搯與抗通噬嚙挫折也脰

頸也徒空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雅曰暴虎徒搏也殺音所界反

挾師豹拖熊螭頓犀

犛曳豪羆超迥壑越峻崖蹙巉巖鉅石墮松栢什叢林

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

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音徒可反杜預注左傳云螭山神獸

形郭璞注山海經曰犀似牛而猪頭黑色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犛音力之反爾雅曰羆似熊而黃巉巉山石高峻之貌也珍盡也夷猶殺也於是天子乃登屬

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執觀三軍之殺獲原

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

前書宣帝幸冀陽宮屬玉觀音

義曰屬玉水鳥也似鷓鴣於觀上作之因以名焉三輔黃帝曰上林有長楊宮鄭玄注禮記曰土高曰臺有木

曰榭獲協韻音胡卦反楚詞曰山蕭條而無獸

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

騎以行魚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

胙餘肉也左傳

曰歸胙于公詩小雅曰魚之燔之毛萇注曰以毛曰魚音步交反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注尚書曰鳥獸

新殺
日鮮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鸞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

宇臨乎昆明之池

大輅玉輅也周禮曰凡馭輅儀以鑿和為節鄭玄注曰鸞在衡和在軾皆

金鈴也三輔黃圖曰上林苑有豫章觀

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

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

燭耀乎其陂

漢宮閣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之象也雲漢天河也郭璞注爾雅云茝香

草音昌改反睭睭猗猗美茂之貌說文曰摛舒也

玄鶴白鷺黃鵠鷓鴣鷓鴣

鵠鳧鷺鴻雁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

郭璞注爾雅云鷓似鳧脚近尾略不能地行江東謂之魚鷓音火文反說文曰鷓鷓雀也爾雅曰鷓鵒音括

郭璞注曰即鷓鴣也今闕西呼為鷓鴣鹿鴉似雁而大無趾音保鷓水鳥也莊子曰白鷓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

化孝巡注爾雅曰在野曰鳧在家曰鷺並鴨也鄭玄注詩云鷺鳧屬也音一兮反周處風土記曰鷺鷥也

名自呼大如雞生卵于荷葉上於是後宮乘輶路登龍毛萇注詩云大曰鴻小曰鴈

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曰埤蒼

卧車也音仕板反淮南子曰龍舟鷗首浮次以虞桓譚新論曰乘車玉爪華芝及鳳凰三蓋上林賦曰乘法駕

建華旗高誘注淮南子曰祛舉也澹隨風之貌也澹音徒濫反淡音徒敢反擿女謳鼓吹震

聲激越警厲天鳥羣翔魚闕淵音真警聲也音火宏反

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

屬本或作白鷗謂鳥也西京雜記曰越王獻高帝白鷗
黑鷗各一隻說文曰榆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
闕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鈎錯以
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撫

鴻幢御矰繳方舟並驚俛仰極樂

廣雅曰幢謂之情幢音直江反即舟中之

幢蓋也本或作罍罍鳥網也音衝矰弋矢也繳以繫箭也方舟並兩舟也

遂風舉雲搖浮游

普覽前乘秦領後越九嶼

協韻音綜

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

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

薄廼也岐山雍縣在扶風儲積

也供協韻音九用反

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游童之

歡謠第從臣之嘉頌

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犧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

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歟亂歟堯乃微服游于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今同于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王褒張子儁等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焉

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修族世

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

十代百年並舉

全數也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也若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

老什分而未能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後漢書卷七十上

後漢書卷七十上考證

班彪傳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何焯校本引史通云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

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舊本作從漢元至武則絕其功也。毛本作從漢元至武則以絕其功也。皆不成文理。今從監本。

黜淮南衡山。○何焯校本云淮南衡山之不為世家與淮陰黥彭同例。

性相近習相遠也。注見論語。○臣會汾按宋本作見何

論蓋何晏注論語故唐人以何氏本為何論後人不考所由認為錯誤改作論語義雖無害要須仍古人之舊不必竄易也。

後察司徒廉注云司徒薦為廉。○諸本同。臣會汾按正

文及注廉字上皆脫一孝字前云舉司隸茂才注司

隸舉為茂才也文法正與此同

班彪子固不可殫論注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
宣室殿中溫室殿○一本作宣寶中溫殿誤今從宋
本增改

珊瑚碧樹周阿而生注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

樹葺珊瑚為枝○葺字一本作葺

臣會汾

按葺與葺

皆非也此字當作叢因與葺同音故誤不知者又妄
改為葺耳

雖輕信與僿狡○

臣會汾

按信字義未妥當從文選作

迅

後漢書卷七十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七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班固傳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

為乎

喟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劉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

情欲謂之俗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為界昭襄昭王襄王也惡安也音烏

夫大漢之開原

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期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

談前聖靡得而言焉

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即帝位故

云由數期繇即由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匝四時曰期萬世盛言之也六籍六經也

當此之時功

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執而獻其說蕭

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

音橫

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于東井此功有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

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獻牛酒此謂討有逆而順人也婁敬已見上又曰蕭何脩未央宮上見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威重且無令後代有以加也時豈奢侈而安之哉言天下初定計不得已而都西京也

吾子曾不是睹顧燿後嗣

之末造不亦闇乎

顧反也燿炫燿也言吾子曾不睹度執權宜之由而反炫燿後嗣子孫末

代之所造非其盛稱武帝成帝神僊昭陽之事也

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

之事監乎泰清以變子之或志

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

樸高誘注曰太清無為之化也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

合相滅

天人謂天意人事共相誅也

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

壑無完柢郭罔遺室原野獸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

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也

人者神之主
生人既亡故

鬼神亦絕也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原野獸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

故下民

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於聖皇

上帝天也聖皇光武也懷猶愬

念也降下也鑒視也言上天愬念下人之上愬故下視四海可以為君者而致命於光武也

於是聖

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

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

乾符坤珍謂天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圖緯之文也霆疾雷也

發于昆陽謂破王尋王邑憑盛也言盛怒如雷之震協韻音真

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

高邑建都河洛

跨據也言光武渡河據北嶽遂即位於鄴而改鄴為高邑也

紹百王

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紹繼也屯難也高誘

注淮南子云造化天地也滌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君即位欲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

天也繼天者君也

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乎

在昔事勤乎三五

爾雅曰系繼也緒業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言光武能繼唐堯之

統業也恢大也三五三皇五帝也

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理近古之

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

軌轍也紛綸猶雜跡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險易猶理

亂也言光武功德勤勞兼於前代百王非直一聖帝也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

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

乃慮義氏之所以基皇德也

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庖犧氏風姓也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號庖犧後或謂之伏犧言光武更造夫婦如伏犧時也

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

械斯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

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昔在黃帝畫野分州易繫

辭曰神農氏日中為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剡木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

龔行天罰應天順民斯

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

尚書武王曰今子惟龔行天之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言光武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

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尚書曰盤庚遷于殷史記曰帝陽甲之時殷衰諸侯莫朝

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執之中也春秋命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湧出言都洛陽如殷宗周成之制也不階尺土

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

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

又曰舜文王相去十有餘歲若合符契

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

左傳仲尼曰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孫卿子曰生人之始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尚書允恭克讓謂

躬自儉約同於文帝也

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

憲章猶法則也

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考古而封泰山勒石以記成功也炳明也其禮儀明乎武也

帝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

之道備矣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美也或作眇眇遠也該備也

至于永平之

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敷洪藻

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

熙光也洽浹也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

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敷布

也鴻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于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此

為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鑠美也揚世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世祖正子樂謂依識文改大樂為大予樂

也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

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

大路玉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

書曰歲二月東巡狩又曰朔南暨聲教皇大也燭照也

然後增周舊脩洛邑翩翩

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

周成王都

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翩翩巍巍顯顯翼翼並宮闕顯盛之貌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詩商頌曰商邑

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洛陽土之中也

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

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

言奢侈也合禮也

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

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

騶義合乎靈囿

蘋藻並水草也詩小雅曰魚在在藻韓詩曰東有圃草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

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毓亦有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毛萇注

云圃所以域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得其所如文王之靈囿也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

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杜預注云各隨時之闕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

禮曰暴天物也

歷騶虞覽馬馭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

乃出

詩國風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又曰駟鐵羨衮公

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其詩曰駟驥孔阜注曰驥也阜大也又小雅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其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云攻堅也又吉日詩曰我車既好四牡孔

阜宣帝詔曰禮官具禮儀也

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

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稜威盛容

鯨魚謂刻杵作鯨魚形也鏗謂

擊之也音苦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蒲牢輒大鳴呼凡鍾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于其上撞鍾者名為鯨魚鍾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爾雅曰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玲瓏聲也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稜亦盛也

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

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掃

雷旌旗拂天

山靈山神也屬連也音燭方四方也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

曰黃帝合鬼神于泰山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脩千乘萬騎元戎戎車也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毛萇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鈌小牙也音市延反彗掃也音似銳反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燭生風吹野燎

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

焱焱炎炎並戈矛車馬之光也說文曰焱

火華也音以瞻反震讀曰真

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

勒三軍誓將帥

中囿囿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長一人

駢猶陳列也杜預注左傳曰百人為隊鄭玄周禮注云天子六軍三軍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周禮曰羣吏聽誓于前斬牲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玄注云羣吏將帥也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

驅輕車霆發驍騎雷驚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

彎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

穀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

賓客三為充君之庖霆發雷驚並言疾也游基養由基也淮南子曰楚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木號矣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為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說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為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遇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指顧倏忽獲弦不失禽謂由基也彎不詭遇謂范氏也

車已實樂不及般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

復路屬車案節

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雅曰般樂也禮記曰樂不可極踠猶屈也方

言曰泄歎也漢官儀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案節未舒謂駐車徐行也

於是薦三犧效

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

靈臺考休徵

左傳鄭子太叔曰為五牲三犧杜預注云五牲麋鹿麀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之犧

也郊祭天也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百靈百神也詩曰懷柔百神覲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雅曰維清緝熙

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明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注云叙美行之驗

俯仰乎乾坤參象

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

易繫辭曰仰則觀象于天俯則

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夏中國也瞰音苦暫反四裔四夷也稜威也左傳曰德以柔

中國刑以威四夷也

西盪河源東澹海濬北動幽崖南趯朱垠

盪濬

也河源在崑崙山前書曰威稜澹乎鄰國音義曰澹猶動也音徒濫反濬水涯音脣郭璞注爾雅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濬趯躓也音他歷反說文曰垠界也音銀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

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訾水慄奔走而

來賓

爾雅曰訾懼也音之涉反

遂綏哀牢開永昌

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

其國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

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

春王猶左傳云春王正月也三朝元日也朝音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谷永曰今年正月朔日

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眺曰同賈逵注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乃盛禮樂供

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戴延之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

也引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壘班玉觴嘉珍御太

牢饗庭實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千品言多也說文曰鍾器也孔

叢子曰堯飲千鍾壘酒器也詩曰我姑酌彼爾乃食舉金壘珍八珍也太牢牛羊豕也饗協韻音香

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鐸管弦曄煜

舉食

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天子樂郊祀陵廟殿中
諸食舉樂也雍詩篇名也謂食訖歌雍詩以徹也論語

曰三家者以雍徹太師樂官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
以合陰陽之聲也銜音苦耕反銜音楚庠反擘煜盛貌

也煜音育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
左傳

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
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尚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

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佾舞行也
穀梁傳曰天子八佾韶舜樂名武武王樂名太古遠古

也四夷間奏德廣所及佾侏離罔不具集
間送也音古蒐反詩

國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鄭玄注周禮云四夷之樂東
方曰棘南方曰任西方曰柶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佻

音渠禁反佻音摩葛反周禮
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泮羣
佻作禁佻作棘兜作株也

臣醉降烟煨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僚遂退

萬樂百禮盛言

之也暨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撞蕤賓

之鍾左五鍾皆應撞音直江反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

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

尚書曰平扶東作注云歲起於春而

始就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

詩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注云舊典文章左傳臧哀伯曰大路越席大羹不和昭其儉也列子曰太素者質之

也始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

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

經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織靡而不服賤奇

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

前書文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

而事末音義曰本農也未賈也背偽去雕飾也歸真尚質素也杜預注左傳曰織經織繒布也禮記曰器用陶

匏陶瓦器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黃金於蕪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

杜淫邪之欲也

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

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

而金聲

瑕穢猶過惡也揚雄集曰滌瑕盪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寞

高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

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

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

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

前書平帝立舉學官郡國曰學

縣道邑及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曰序詩曰獻酬交錯莘莘衆多也音所巾反禮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又嗟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劉邠曰注平帝立舉學官案文多一舉字登降飲宴之禮

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謹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

盛哉乎斯世

詩曰飲酒之飲毛萇注云不脫屣升堂謂之飫飫私也尚書曰玄德升聞字林曰謹

美言也音黨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

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

由

伏羲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孔子作春秋清濁猶善惡也

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

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

末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

前書曰不入于道德放縱于末流論語孔子曰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

且夫辟

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

萬方輻湊

辟遠也音匹亦反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

故曰四塞之國防禦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也

秦領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

淵

四瀆江河淮濟也河圖曰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為東嶽衡山為南嶽華

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圖書之淵謂河洛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也

建章甘泉館御列

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

館御謂設臺以進御神仙也禮舍文嘉曰禮天子靈

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

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

道德之富

三輔黃岳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

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

游俠即西賓云鄉曲豪俊游俠之雄踰侈謂列肆侈於姬

姜等也爾雅曰翼翼敬也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注云濟濟多威儀也

子習秦阿房之造天

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

無外也

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

主人之辭未終西

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

復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

說文曰矍視遽之貌音許縛反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慄慄

者猶恐懼也音徒頰反喻告也

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

揚雄事實乎相如非惟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

也

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言義正事實也

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

論語孔子

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祖宗祀穆穆煌煌

於音

鳥歎美之辭也詩周頌曰於昭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于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

世祖光武

前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咸靈仰赤帝赤燥怒黃

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謂各依其方而祭之普天率

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詩小雅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商頌曰猗與那與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

曰聿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

湯湯

水流貌益臨也詩小雅曰方叔益止大雅曰造舟為梁毛萇注云天子造舟造至也謂連舟為浮梁也

備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說文曰備備老貌也音步何

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抑抑美也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於

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

於赫歎美也太上謂太古立德

賢聖之人並著養老之禮今我漢家遵行之也鴻大也文子曰執立德于心化馳如神詩周頌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

大詩

雅曰經始靈臺崇高也時登以時登之休美也徵驗也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

祥風祁祁甘雨

三光日月星也宣布也精明也五行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謬沴也

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興

兩祁祁尚書考靈耀曰熒惑順行甘雨時也百穀漆漆庶卉蕃蕪屢惟豐年

於皇樂胥

首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用成漆漆盛貌尚書曰庶草蕃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

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於音鳥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

予色紛緼煥其炳予被龍文

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景光也

說文曰歆氣出貌音火驕反史記曰秦武王與孟悅舉龍文之鼎

登祖廟兮享聖神昭

靈德于彌億年

時明帝詔曰其以禘祭之日陳鼎于廟以備器用彌終也萬萬曰億尚書曰公

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于披瑞圖獲白雉于效素鳥

靈篇謂河洛之

書也固集此題篇云白雉素鳥歌故兼言效素鳥

發皓羽于奮翹英容絜朗于

於淳精

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命包曰烏者陽之精

章皇德于侔周成永延

長于膺天慶

章明也侔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慶讀曰卿

及肅宗

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

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

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

二代謂彪及固感

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蘓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

通焉

東方朔答客難曰使蘓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揚雄解嘲曰范雎魏之亡命

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有談范蔡於許史之間則狂矣固所作賓戲事見前書

後遷玄武司馬

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十石玄武司馬主玄武門

天子會諸儒講論五

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

議五經同異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

或以為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

憚南虜

南匈奴也

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

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

惟思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

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

就之

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也

或臣服而致之

宣帝時匈奴稽首臣

服遣子入侍

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

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始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

繼

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印綬

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

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

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

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報使北匈奴以

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

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

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

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

宣帝

五鳳三年單于名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下不失

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

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

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

風塵

相侵擾則風塵起

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

惠為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

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

故述漢德以續堯典

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

文雖靡麗而體無古典

揚雄

美新典而不實

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偽謂玉葬事不實

蓋自謂得其致焉

其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奧有浮

而清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蔡邕曰絪縕陰陽和一相扶貌也與濁也

易乾鑿度曰清輕者為天濁沈者為地

沈浮交錯庶類混成

庶類萬物也混猶同也老

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

人主謂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

五行相生周而復始草昧謂草創暗昧也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

踰繩越

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

以書契踰越並過也詔告也言過繩契以上既無父子故寂寥而無文誥系謂易繫辭也故易繫而不得綴連

也

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

氏號謂太昊號庖犧氏炎帝號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

類紹繼也謂王者繼天而作闡開也繹陳也

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

哉復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

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

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是其書可得而修也

亞斯之世通

變神化函光而未曜

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通變神化而易繫不載其事故曰

函光未曜

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

蹤者莫崇乎陶唐

稽考乾天也論語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為堯之羽

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鄭玄注云六爻皆體龍羣龍象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並在于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皋陶謨也為道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異于陶唐爾雅曰崇高也

陶唐舍盾

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

舍胤謂堯舍其胤子

丹朱而禪於舜舜亦舍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熙帝之載孔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並能廣立功事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子孫湯武之業並得為天子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股肱既周

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

股肱謂稷契也既周謂其子孫並周徧得為天子元首堯

也言天更歸功于堯又將授漢以帝位

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

孽懸象暗而恒文乖彞倫斃而舊章缺

俾使也三季三王之季也易乾

文言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乖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斃敗也尚書曰

彞倫攸斃舊章缺謂秦燔詩書

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

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

玄聖謂孔丘也春秋

演孔畜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為漢家法制也宏洪並大也亮信也表朋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盛明也

雖前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

臯夔陶也

夔舜之典樂者衡謂阿衡即伊尹也旦周公也密勿猶龜勉也茲謂孔子言臯夔等比之為褊小矣

是以

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

論語孔子曰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時至氣動謂高祖聚形雲於碭山光武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二曰見龍在田九四曰或躍在淵

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

雷慄胡縊莽分不莅其誅

拊翼以雞為喻言知將旦則鼓其翼而鳴前書曰張陳之

交拊翼俱起以喻高祖光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下英傑為漢者多矣慄光也胡縊謂胡亥縊死也

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莅臨也言天下先為漢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然後欽若上下恭

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

奮撫之容

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上下謂天地也書曰格于上下羣后諸侯也易曰君子

正位凝命也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前書曰舜謀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言二祖初即

位居尊之時並讓言于德不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敬之讓高祖初即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

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即位固辭至于再三靡無也矢陳也敦猶迫逼也詩云矢于牧野又曰敦敦淮濱言漢

取天下無號令陳師敦迫奮武搗旄之容詩曰奮伐荆楚尚書曰王秉白旄以麾搗亦麾也言並天人所推不

尚威力也

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

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

正統謂漢承周為火德尚書堯

之後歸運謂堯歸運于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蘊藏也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即春秋

秋演孔喆曰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荆洋洋乎若

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謂如此美德可謂五

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上

下和睦故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可探也

鋪徧也二代殷周也

次定四車主書

後漢書

十九

洪纖猶大小也。度法度也。蹟幽深也。言徧觀殷周大小之法，其幽深可探知之。

並開迹於一匱

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伯方統牧。

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

匱，鄭玄注云：匱，盛土籠也。侯服，甸服，謂諸侯也。湯為桀之諸侯，文王為紂之諸侯，奕猶重也。自契至湯十四代。

后稷至文王十五代，並積勤勞于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為夏伯，文王為殷伯，並統領州牧。

乘其命

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

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

黃戚，黃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鉞，然後殺。韋、顧，並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伐。

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書曰：西伯既戡黎，格來也。

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

遂自北，面虎離其師，草滅天邑。

三五未詳。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湯都亳。詩云：

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湯武並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於商郊音義曰離與螭同革改也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子所都也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劉敞曰注京師京都也案文多一師字

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

有慙德不其然與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曰薄德杜預注曰伯夷之屬也

史記曰伯夷叔齊逢武王伐紂叩馬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偉猶異也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護湯樂也左傳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然

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

歎於

辭也穆美也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清廟猗歎之辭也那多也歎美湯之德多也殷頌曰猗與那與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何晏注曰翕盛也純和諧也皦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繹調達之貌此言殷周之代尚有於穆猗那之頌播之於翕純皦繹之樂尊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濬哲惟商長發其祥言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鷦奕猶蟬

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

爾

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改化之迹天略有常也篇籍謂詩書也朗明也渝變也言光彩文藻朗明而不變耳

其餘殊異不及於漢也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沂測其源乃先

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矧况也漢承唐虞之基逆流曰沂孕懷也育養也甄陶謂造成也前

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並
嘗為堯臣○劉攽曰注漢承唐虞之基案注解唐基耳
何故輒出虞
字明當作堯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

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迥

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二祖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襲重也四宗文帝為太宗武

帝為代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
照六幽六合幽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
慝慝也迥遠也泯滅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
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

故夫顯定

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

弘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升也績功也言升天之功非堯不能興也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

也遺策克之餘策謂堯典也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典為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大也 厥道至乎

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

物咸亨其已久矣

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三光言日月星得其度也混元天地之總

名也豪芒纖微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草木浚乎金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含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曰別生分類品物萬殊亨亨通也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

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

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列辟謂古之帝

王也言漢家德可以臣彼列辟功可以君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選列辟鏡猶光明也抗猶敵也讀曰康

乃始虔聳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

爾雅曰虔

鞏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為勞謙也兢兢
戒慎也業業危懼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
今不敢論制禮作樂
之事言謙之甚也
至今選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

內而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

云優慎無乃憇歟

選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謂殷周二王之後謂漢之賓監視也視

殷周之事以為監戒論語孔子曰周監于二代屯衆也朋羣也不傳謂不制作篇籍以紀功德也彷彿猶梗槩也論語孔子曰慎而無禮則蕙鄭玄注云蕙質慈貌也言雖優游謙慎無乃太質慈也

於是三事

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

宗軌

三事三公也僉皆也

躬奉天經博睦辯章之化洽

天經謂孝也孔子曰

夫孝天之經謂章帝初即位四時禘祫宗祀於明堂也尚書曰惇叙九族又曰九族既睦章百姓鄭玄注云辨別也章明也惇厚也睦親也章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皆留京師也

巡靖黎蒸懷保

鰥寡之惠浹

也巡撫也靖安也黎蒸皆衆也懷思也保安也浹洽也尚書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謂

章帝在位凡四巡狩賜人爵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

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

備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度縣祭川曰浮沈肅祇恭敬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

元和中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度音居毀反

是以鳳凰來儀集羽族於觀

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縉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

於沼甘露霄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

尚書曰鳳凰來儀元和二

年詔曰乃者鳳凰鷲鳥比集七郡羽族謂羣鳥隨之也
觀魏門闕也肉角謂麟也伏侯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北
海得一角獸大如麕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
麒麟見陳一角端如葱葉色赤黃擾馴也縑文皓質謂
騶虞也說文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于身古今注曰元
和三年白虎見彭城黃暉米鱗謂黃龍也建初五年有
八黃龍見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
降河南三足鳥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

若乃嘉穀

靈草竒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

邦畿卓犖乎方州羨溢乎要荒

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
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

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詔曰嘉穀滋生芝草之類
歲月不絕竒獸神禽謂白虎白雉之屬也建初七年獲
白鹿元和元年日南獻生犀白雉言應於瑞圖又合乎
史謀也坰牧郊野也卓犖殊絕也羨音以戰反○劉放

曰注如人冠大坐案文大當作衣冠如人衣冠坐也

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粳

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孝經援神

契曰周成王時越裳來獻白雉朱鳥謂赤鳥也尚書中侯曰大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

秬黑黍也詩大雅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黃粳麥也謂赤鳥銜牟麥而至也詩頌曰貽我來牟詩大雅曰濟濟

多士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奉璋峨峨

盖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

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顯辭

也

詩大雅曰昭明有融寅敬也尚書曰嚴恭寅畏聿述也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貽遺也燕

安也後昆子孫也言此並以光寵神靈文王武王之德遺燕安于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猶

重也懿鑠並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鑠王師
言詩人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
為身而有自專之辭也並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
基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

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滕御

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

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
恁念也音人甚反旅陳也允當

也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滕以金緘匱藏符瑞之書於
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箱也祕寶謂河岳之屬尚書
曰天球河岳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岳八卦是也
言啓金滕之書及河岳之卦以占之也流猶徧也夫圖

書亮童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

吉丁辰景命也

曷書河岳洛書也亮信章明哲智言天
稜岳著者為天子所知也孔孔丘也猷

當也乎信也孔丘之當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大也逢休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為天子之大命也

順命以創

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乎

命謂符瑞也答對也三靈天地人之神也繁多也祉福也展陳也放效也音甫往反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尚書璇璣鈴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且信次止也寤寐常止于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彈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尚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伊考自邃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

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

也

伊維也遠古猶遠古也楚詞曰遠古之初戾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

自古封禪七十二君并武帝及光武為七十四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為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棄其文章不封禪者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

台我也今其如我何獨闕也

神包舉甄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

淵源着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聖上謂章帝也諭告咨謀

也道德仁義人所常行故以酒食為喻焉淵源林藪喻深遠也元天也符瑞也詩曰着核惟旅覈亦核也謂果實之屬既成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萬

嗣煬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

哉

謹直言也絲兆辭音胄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碩大也慮思也廣

雅曰緝績也音方盟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也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鄭玄注云丕大也律法也疇誰也亘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固後以

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

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

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

元永

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犬破之

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

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讎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論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

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

激揚也詭殺也抑退也抗進也

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

成名也

爾雅曰疊疊猶勉也

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

言

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即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

然其論議常排死節

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

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

闔雖其陷于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四豪

者又六國之罪人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賤守

節愈矣

愈猶甚也

固傷逸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

謂下獄室

然亦身陷大戮

此已上略華嶠之辭

智及之而不能守之

論語孔子之言

也言有智而不能自守其身

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史記齊使者至

越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遺其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越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目論也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過禍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

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成典墳以示范曄曄改

為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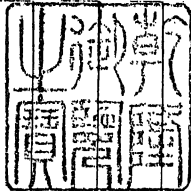
比良遷董

謂司馬遷董狐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蕪麗卿雲

司馬長卿

揚子
雲 彪識王命固迷世紛



後漢書卷七十下